


相 鄂 谍 影

李云彪◎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责任编辑：史会美

内容提要

1950—1957年，洞庭湖畔湘鄂边缘连遭旱涝天灾，人们生活苦寒，以至极限。此时，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派遣大批特务，沿海偷渡登陆后，与原潜伏大陆的中、军统特务，反动分子，三教九流不法分子遥相呼应，组建地下反动组织，企图颠覆新中国政权。本书描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战线的侦察人员联合广大人民群众，与潜伏大陆的国民党敌特分子展开斗争并最终剿灭敌特分子保卫新中国政权的故事。

故事中众多英雄人物为了自己的国家和信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他们成为共和国前进道路上的贡献者。



o 政通



专家库



研究网



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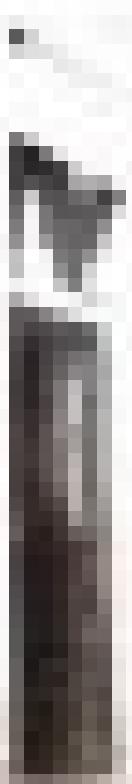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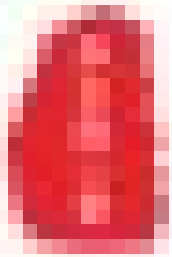


官网




定价：58.00元

相 鄰 之 友



相鄂謀影

李云彪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鄂谍影 / 李云彪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71-1932-6

I . ①湘… II . ①李…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8658 号

责任编辑: 史会美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编: 100088

电话: 010-64924853 (总编室) 010-64924716 (发行部)

网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北华锦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30 印张

字 数: 578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ISBN 978-7-5171-1932-6



李云彪，1945年11月出生于湖南湘北溇陵农家，大专文化，前半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文革”后，转向从事地方企业管理。

毕生酷爱文学，五十岁后因病返家从事业余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共约二百多万字。

已七十余岁依旧孜孜不倦从事文坛耕耘。

目录

- 第一章 夜半枪声 /1
- 第二章 监狱墙壁上的遗言 /14
- 第三章 南北镇小学校长 /24
- 第四章 赶脚猪的人 /34
- 第五章 喋血黄田湖 /44
- 第六章 分田分地起风波 /49
- 第七章 洪嫂失踪 /67
- 第八章 村长原是国民党保长 /79
- 第九章 区长的女儿 /87
- 第十章 黄老财的遗孀 /100
- 第十一章 茶窖河的渡船老板 /106
- 第十二章 血雨腥风弥茶窖 /111
- 第十三章 百窝树 /123
- 第十四章 南江区长为表弟更名 /132
- 第十五章 凤凰山下湘鄂小界沟引起大纷争 /141
- 第十六章 江汉平原古刹钟声 /148
- 第十七章 江北 001 号尸案 /158

- 第十八章 与玫瑰遥遥相望的苦树 /168
- 第十九章 忘龄配偶 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79
- 第二十章 姻缘好而不美 粉面华而不实 /185
- 第二十一章 孤老头的惨死 /196
- 第二十二章 荆沙戏班里的妙龄演员 /205
- 第二十三章 穷鬼先出头 /220
- 第二十四章 解国难 炎黄子孙深明大义
还外债 四亿同胞紧勒裤带 /228
- 第二十五章 食堂里的风波 /238
- 第二十六章 河东河西三十年 /247
- 第二十七章 “金戈”是北江饭店的常客 /255
- 第二十八章 潭湖食堂被抢 顽凶游弋湘鄂 /268
- 第二十九章 藕池镇半夜闹鬼 /280
- 第三十章 大搜捕劫贼丧胆 团山寺三犯被擒 /292
- 第三十一章 他们七情六欲、男欢女爱
——到底是不是出家人? /303
- 第三十二章 捧“委任状”光宗耀祖
举旗湘鄂 梦呓南柯 /312
- 第三十三章 虎渡河畔的“三友” /318
- 第三十四章 洞察人之难为钱、粮
施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326

- 第三十五章 白猿岩云集群党
凤头姐幽会情人 /330
- 第三十六章 群湖镇顽首酗酒讴歌
照名单寻踪觅迹湘鄂 /335
- 第三十七章 探契机摆弄半导体
零点后突来不速客 /343
- 第三十八章 洪家大院孤魂鬼影
风雪夜英雄探匪巢 /346
- 第三十九章 公安局的特别会议 /350
- 第四十章 你到底在给谁当差? /354
- 第四十一章 巫婆猝死 /359
- 第四十二章 密令 /365
- 第四十三章 班车上的密会 /369
- 第四十四章 白猿岩敌特内讧 /374
- 第四十五章 震撼湘鄂的抢枪案 /378
- 第四十六章 失策华容道 /381
- 第四十七章 芦苇荡里的练兵场 /387
- 第四十八章 英雄虎胆 /391
- 第四十九章 朝阳饭店的常客 /399
- 第五十章 一封被遗失了的绝密信 /406
- 第五十一章 奸杀病妇案 /413

- 第五十二章 都督亲临夏江
郝子武授众三计 /419
- 第五十三章 往来南北镇的乞丐 /424
- 第五十四章 呼风唤雨的江北艺人 /431
- 第五十五章 公安战士英雄虎胆
深入匪巢智斗群魔 /438
- 第五十六章 开祖梅为赎罪 揭发同伙
明真相 张旭原是叛徒 /445
- 第五十七章 沃泥湖鸟窠计议
大年夜凰山举火 /450
- 第五十八章 白家岗公安突现
百窝树下擒贼擒王 /454
- 第五十九章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凹地荒冢元凶被擒 /461
- 第六十章 湘鄂大地春暖祥和
沃泥湖碧波荡漾 /467

第一章 夜半枪声

1948年中秋节，哗哗的秋雨伴着闷雷，似夏日风暴，大一阵、小一阵不停地下着。稻田里，已成熟待收割的中稻、黄灿灿的谷穗，沉甸甸地低下了头。雨水裹着谷穗，更加大了重量。本已老化的稻穗无法抗撑风雨过激的盖压，连带谷穗匍匐水田中，受浊水浸泡的方槽谷粒壳软籽涨。

秋日，虽降了点温，气温还是时而暴热，温度和水分十分适宜伏地谷穗破壳发芽。没几天，稻田里好大一部分谷穗中的谷粒已破壳长出了白芽。

佃农们干巴巴望着辛勤耕种大半年的稻谷，被水浸泡田中，回生发芽。谷芽渐渐由白变青，长出针叶。天不转晴，无法收割。眼看辛勤劳作大半年，即得的粮食将被“天收”，干着急。大家仰望着天空的滚滚乌云，目睹水塘中被雨点击打的水泡，无奈地嗟叹。

老天爷还要下好久的雨？！

黄田湖边沿的八百亩地，住着几十户农家。这些农家人以每年每亩两石谷租金，佃种着黄田湖乡长唐尧的甩亩田。

此村刚好有八百亩耕地，从而得名八百亩村。八百亩，是乡大王唐尧的“私坑”。

位于黄田湖北端低洼地段的八百亩农田，几乎比黄田湖底还低。未超人高的挡水堤，将横短竖长的八百亩围成一个腰子形小坑。挡水堤是为预防黄田湖渍水漫淹八百亩稻田而筑。佃农们在不宽的挡水堤边沿挑土加宽后，搭建一间一偏的小草房居住栖身，人口多的户便修建两间一偏。

八百亩村，八十二户、二百多丁口。这些佃农们除栽种一年一季的中稻外，剩余的时间便在黄田湖打鱼摸虾，弥补生活不足。

.....

习习秋风，吹飘了绿里掺黄的树叶，撒落地上，被雨点打得首尾翘动；随泥水流进小沟、池塘。

阴雨天，夜幕夹着霾雾过早地降临。不到下午六点，天便黑了下来。

八百亩村，那些平时习惯走家串户扯白话的人们，今天没出门；天刚擦黑便关门在家休息。

金鸡过早地悄悄进了笼。平时喜欢吠叫的狗也闷不吭声地、夹着尾巴蜷缩进了窝。八百亩村尽然寂静，只有风吹树叶发出的沙沙声；雨点打地的噼啪声清晰可闻，催人心烦。

夜深了，雨下个不停。

“砰！砰！”突然，八百亩村东南角，响起清脆的枪声，枪声划破了深夜的寂静。霎时，狗的吠叫声也随之此起彼伏。

“洪亮，你听见没有，东南方向的枪声？！”睡梦中，被枪声惊醒的杜芳推着睡在身旁的丈夫，惊悸地问。

“是啊！半夜了，怎么有枪声？！”洪亮警觉地下床，来到小窗前，凭借着夜光向东南角窥望。他似乎在揣测、琢磨枪声所发地。

“这枪声不远。估计就在段永卓、高四婆栽种的高田地段。”洪亮皱着眉头，小声地对妻子说。

“是。我估计也就是在那地方。”杜芳赞同洪亮的判断。

“团防局的这帮家伙，这么晚了，又在捣什么鬼？”

“肯定，他们又在秘密杀人。”

“这帮刽子手！”洪亮说罢，毅然决然地叮咛妻子，“你在家。我去看看，说不准敌人又在杀我们的同志。”洪亮说着，来到外间。他利落地穿上蓑衣，戴上斗笠，赤着脚，速速开门后，一闪便消失在夜幕中。

“亮，小心！”杜芳望着消失在雨夜中的丈夫，许久才回屋。她关上门，惴惴不安地在房中踱步，焦虑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雨借风力，“嗒、嗒、嗒”泼向地面，泥水相融，遍地横溢。往日，清澈见底的池塘、沟港里的水，陡然被浊水渗染，变得浑浑褐黄。

夜雾蒙蒙，偌大的黄田湖水相连。

段永卓租种的几亩水稻田，位于八百亩东南角；黄田湖鲢鱼潭边，论地势略高于八百亩其他地方，也是挡水堤最宽敞的地段。堤坡上，生长着几十株提桶般粗大、速生鬼柳树。鬼柳树枝叶繁密茂盛、形如伞状，严实地遮盖着堤坡。白日，晴空朗朗，堤坡也会被这林荫遮掩得暗无天日。梅雨阴霾、瘴气遍布，柳树林内更显阴森恐怖。

……

八月十三日子夜，黄田湖乡公所团防局通向八百亩村的乱泥路上，十几个全副武装，外罩雨衣的乡团防局兵丁，押着两名五花大绑的青年人，踩着泥泞、冒着风雨，捺捺地向八百亩而来。

“快走，袁次卿，前面不远处便是你的‘老家’！”一名乡官模样的人吼道。

“刽子手！今天，你们杀了我，可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你们都听着！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过长江南下，收拾你们这帮魔鬼，看你们还能猖狂到几时！”被五花大绑、遍体鳞伤的袁次卿头顶大雨、迎着呼呼夜风，昂首挺胸，厉声呵斥。

“袁次卿你这样年轻，为什么要入伍共匪？今日身首异处，我看太不值得了。”团防局人员中又一名长官模样的人假惺惺地说。这人便是黄田湖乡车院保的大保长鲁子昂。

“共匪，哈哈。谁是良民？谁是匪？颠倒黑白。我看你们就是匪！你们伤天害理、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将一个好端端的中国糟蹋得百孔千疮、民不聊生。你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败类！我为信仰、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值得！”袁次卿义正词严、厉声抨击。

“走，别与他啰嗦了，没多远便是他的归宿！”其中又一名解押官吼叫。

风，呼呼呼啸，雨，淅淅沥沥，夜，愈来愈黑。

十几个人押着两个五花大绑的青年人，闷不吭声地在风雨中溜滑行走着。只听见脚踩泥水的噗噗嗒嗒声。

“乡座，已到东坡了，怎么办？”来到八百亩东坡柳林，一瘦高个儿推了一下盖头遮面的雨衣帽，抢步到大胖子前躬身报告。

大胖子——黄田湖乡乡长唐尧。

“好，就在这里处决。”胖子说罢，又转头问被五花大绑的袁次卿：“袁次卿，给你最后一个求生的机会，只要你交出黄田湖地下共产党组织名单，我可保你不死。不但不死，你还可升官发财。现在，你可考虑最后五分钟，再作定论。你好好地想想。”

“没什么好想的，更没什么可考虑的。该说的我已经在前面说完了，现在只有一句话给你们！”袁次卿踉跄移步、剑眉倒竖、正言厉色，“你们好好听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罢，又侧面怒视躬身弯腰站在大胖子身旁的中年人说道：

“张雪林，你这个卑躬屈膝、出卖自己灵魂的奴才，可耻的叛徒！你记住，人在世上，要堂堂正正地活着！活得像个人样！不要爬狗洞，狗始终是狗，而人不可变狗！不日，你将与你的主子一道血祭忠魂！”

“住口！袁次卿，我问你，是谁派你从华容来到黄田湖？来后与谁接头？季祖望是不是共党？你死到临头了还充硬汉。死撑着，这又何苦？！”唐尧吼道。

“死有什么了不起，人生自古谁无死？至于季祖望是不是共产党员，只有我与季祖望心中清楚。我可告诉你，姓唐的，季祖望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的生命是属于广大劳苦大众的！今天，你们杀了我和他，我们的血不会白流，定会有人向你们讨还血债！为人民、为自由而死，光荣！我们是为了千百万人的自由而死；所以，死得其所！”袁次卿慷

慨陈词，他侧转身，移步紧挨着与己同行、被五花大绑的季祖望，悲壮地说道：

“祖望，我的好弟兄、好同志。我能和你一道走是我的福气，是我一生找到了一位知己。为真理而死，值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死，死得其所。”

季祖望抬头用信任和敬佩的眼神，坚定而自信地笑着望了望战友。他为有袁次卿这样的同志、战友而自豪。季祖望突然回头对着唐尧等人吼道：

“你们执行吧，英雄视死如归！”

砰！砰！……清脆的枪声中，袁、季二烈士英勇就义。

雨愈下愈大，风吹得呼呼作响，夜，漆黑，漆黑。

黄田湖乡大王唐尧、联防团长单宗保等十几人，在漆黑的风雨之夜，将共产党人袁次卿、季祖望秘密杀害，又悄悄地缩回了乡府龟窝。

唐、单秘密枪杀季祖望、袁次卿当晚，八百亩的佃农高永亮上中岭村姑姑家吃酒，扯白话到二更天。高因惦记自家田里被水浸泡的稻谷，直到快半夜了，他还是告别姑姑、表弟，冒雨赶路回家。

雨大路滑，十几里路一滑一仰，高永亮滑行了两个多时辰，才来到八百亩边缘的叉子沟。他到了叉子沟，正要拐弯向西北方通往自家的小道上走，隐隐地听见，离自己不远处东南角柳林坡方向，有叽叽喳喳的说话声。高永亮犯疑了：

“已大半夜了，又是风雨夜。几里无人烟的东南坡，这么晚了，为什么还有人在这孤野之地叽喳呢？”高永亮为了弄明白真相，他立住脚，静心侧耳仔细窥听；从杂乱的叽喳声揣测：柳林下人数还很多。高永亮越发觉得奇怪。于是，他调头循着东南坡的人声悄悄地挨了过去。

离柳林只十多米远了，借着夜光，高永亮发现有十几个人在柳林坡绑着两个人。于是，他便隐蔽在柳树后面观看究竟……少许，高永亮发现这些绑押那两人的全副武装的官兵，全是乡公所、团防局的人。乡大王唐尧、保安团团总单宗保都在场。被绑的两人中，一个是本地教书先生季祖望；还有一个陌生青年。高永亮心中犯嘀咕了：“莫非季祖望与那位英俊青年犯了法？或入伙为盗？”

“莫非季祖望干了其他什么坏事？”高永亮又转念一想，“季祖望这人平时挺正直，在附近几个村教学，是位文雅、端庄的先生。人品、文品都很好。黄田湖一带，无论男女老少都夸季老师是厚道人。还有，那个青年，威武、雄壮、一身正气，也不像是坏人。这是为什么？难道，团防局奉国民党政府命令清乡、抓共产党？莫非，他俩是共产党？假若真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好人啊！论姓季的人品、做事，都要比乡大王唐尧、单宗保正直得多。不管怎样，还得看个究竟。”

.....

不大一会儿工夫，高永亮将事情的原委全看清楚了。他从唐尧、单宗保与被绑的两人对话中听清楚了。原来，那个陌生青年是共产党员，华容人，叫袁次卿。至于季祖望是否是共产党，他还无法肯定。不过，季祖望和袁次卿就义前的一番话，使高永亮心里十分难受，同时又对两人敬仰万分：“这两人多了不起，是英雄！只可惜，这么好的人，又这么年轻，就这样被唐尧他们给杀害了，实在可惜。”

高永亮有见识，但无胆量。在村里能说会道，村里人都恭维他是土秀才。当高永亮听到枪声一响，袁、季二人英勇就义，他浑身直打哆嗦、脑袋发蒙。好大一会儿，待唐尧一伙人行凶走后，他才挪动发抖的腿，一步一滑、几步一跟头，踉踉跄跄、艰难地滑行在田埂小路上。

到自己家门口，高永亮心急火燎地“咚、咚、咚”敲门，颤声呼喊老婆：“快！快开门！”

高永亮惊恐地进到里屋，他脚也未洗便直奔床上和衣而睡。

妻子见高永亮这副惊慌的样子，觉得十分费解。便问道：“永亮，你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都快天亮了！”

“别问了，有事去了。我很累，让我先睡睡，明天再说。”

八百亩东南坡柳树林内，杀人事件过后不到半小时，风雨中又闪现出一个黑影。这黑影来到柳林转了转后，便直奔东坡前，段永卓种的田边。借着夜光，这人发现了仰躺在稻田水中的尸体。

“啊！季老师，我的好同志。”接着，他又发现了离季祖望不到五米远的另一具尸体。他蹲下，借夜光看后，不觉失声叫了起来：

“啊！袁次卿同志，你殉难了。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又失去了两位好同志！”停了片刻，黑影站了起来，牙齿咬得咯嘣嘣响。他自言自语：

“我们的组织内部又出了叛徒！这人又是谁？”这人便是听到枪声后赶来的洪亮。

洪亮，中共黄田湖地下党小组长。前天，他接到上级通知：中共华容县地下党组织，派了一名同志前来黄田湖协助洪亮他们配合南、华、澧、安四县游击队，摧毁四县国民党县乡团防局、青帮反动组织的围剿；对那些顽固敌对分子给予无情的打击。

洪亮接到上级指示后，准备在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十四日晚上与袁次卿见面。事前，洪亮安排季祖望于十三日与袁次卿碰头。怎知道，敌人——乡公所、团防局唐尧他们——于十三日，在袁到黄田湖刚与季接头时，便将季、袁二人逮捕杀害。

洪亮沉浸在痛苦的追忆中，正百思不得其解时，只见柳林中闪现一条黑影。这黑影的出现，顿时引起了洪亮的警觉。随之，他顺黑影出现的方向跟了过去。

已是后半夜了，八百亩挡水堤上，两条黑影一前一后地走着。前面的黑影像是醉汉，歪歪扭扭地摇晃在泥路上。眼看后面追上来的黑影与前面滑行的人，相隔不到二十米远了，前面的黑影似乎还未发觉自己身后有人跟踪。前面的黑影到了高永亮的茅草房前站住了。只片刻，门开了，黑影进了屋。后面紧追的黑影——洪亮，见到那黑影进了屋，不觉心中暗惊：

“原来，前面的这条黑影便是土秀才高永亮。”洪亮疑惑地站住了，他贴靠墙壁静听了一会儿，也没听出什么。于是洪亮心中犯难了：

“难道秀才与这场凶杀案有关？不可能！平时秀才是一个胆小鬼，老实憨厚，胆小得连树叶跌落都怕砸破头……今夜柳林坡发生的惨案，秀才是不可能参与的。”

……

八月十四日凌晨，风息雨停。天刚亮，八百亩村的佃农们便跑到自家的稻田里排渍水。偌大一个八百亩稻田里到处是人。

突然，一个妇女尖利的叫声打东南坡而来：

“来人啊！东坡田头有两个死人。”叫喊的妇女是唐尧的情妇——蹇腊梅，当地人叫她花狐狸。

花狐狸的尖叫声有如召唤。不大一会儿工夫，柳林坡便拥来上百人围观。

“昨晚的枪声奇怪，在下半夜。”唐尧家的长工鲁子春嚷道。

“这两个死人中，一个是季老师，还有一个年轻人不认识。”寡妇杨嫂用手拭着泪向围观人群诉说。

“什么，季老师被人枪杀了，这是为什么？”被挡在人群外围的女教员魏青，质疑地问。她边问边朝人群中挤，想分开人群，到死者近前看看究竟。

“这不是一桩抢劫杀人案，老百姓都没枪。看来，这事很蹊跷。”

“是啊。目前，我地只有乡公所和团防局才有枪，莫非……”

“乡公所和团防局都是国民政府机关。他们里面的人都是当官的，要杀人也会公开处决，怎么会在晚上悄悄地杀人呢？”蹇腊梅盛气凌人的，鼻子里哼了声，以教训的语气说道：“你张老六没事扯是非，你在找事做？！”

“张老六说的有道理。这可能是暗杀！”人群中，洪亮声如洪钟，怒视着蹇腊梅吼道。花狐狸蹇腊梅见洪亮语气咄咄逼人，无法招架。她屁股一扭、嘴一撇，悄悄地溜走了。

“乡亲们，这两桩人命发生在我们八百亩村。我们得马上去乡公所、团防局报案，要求他们前来勘查现场，破案、缉拿凶手。”

“好，大家伙都去！”